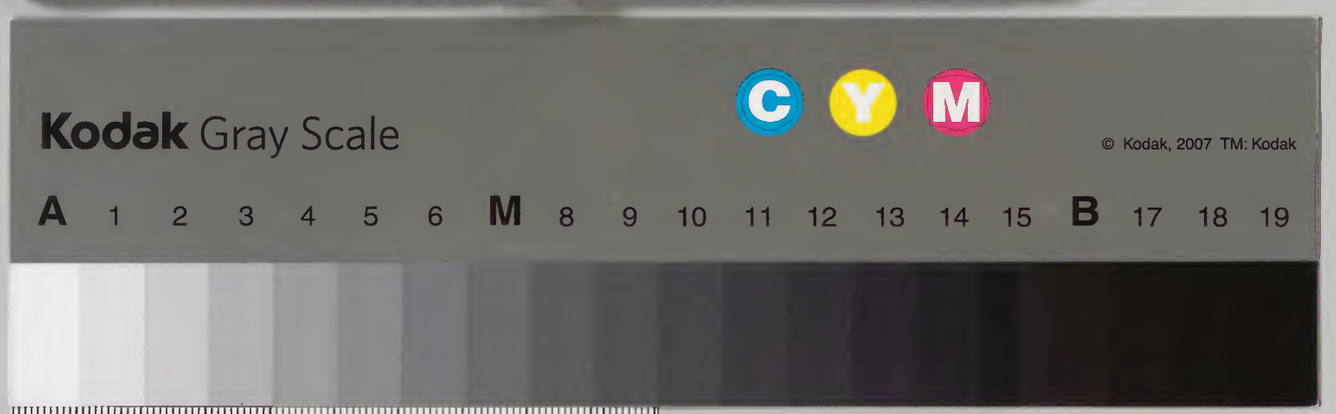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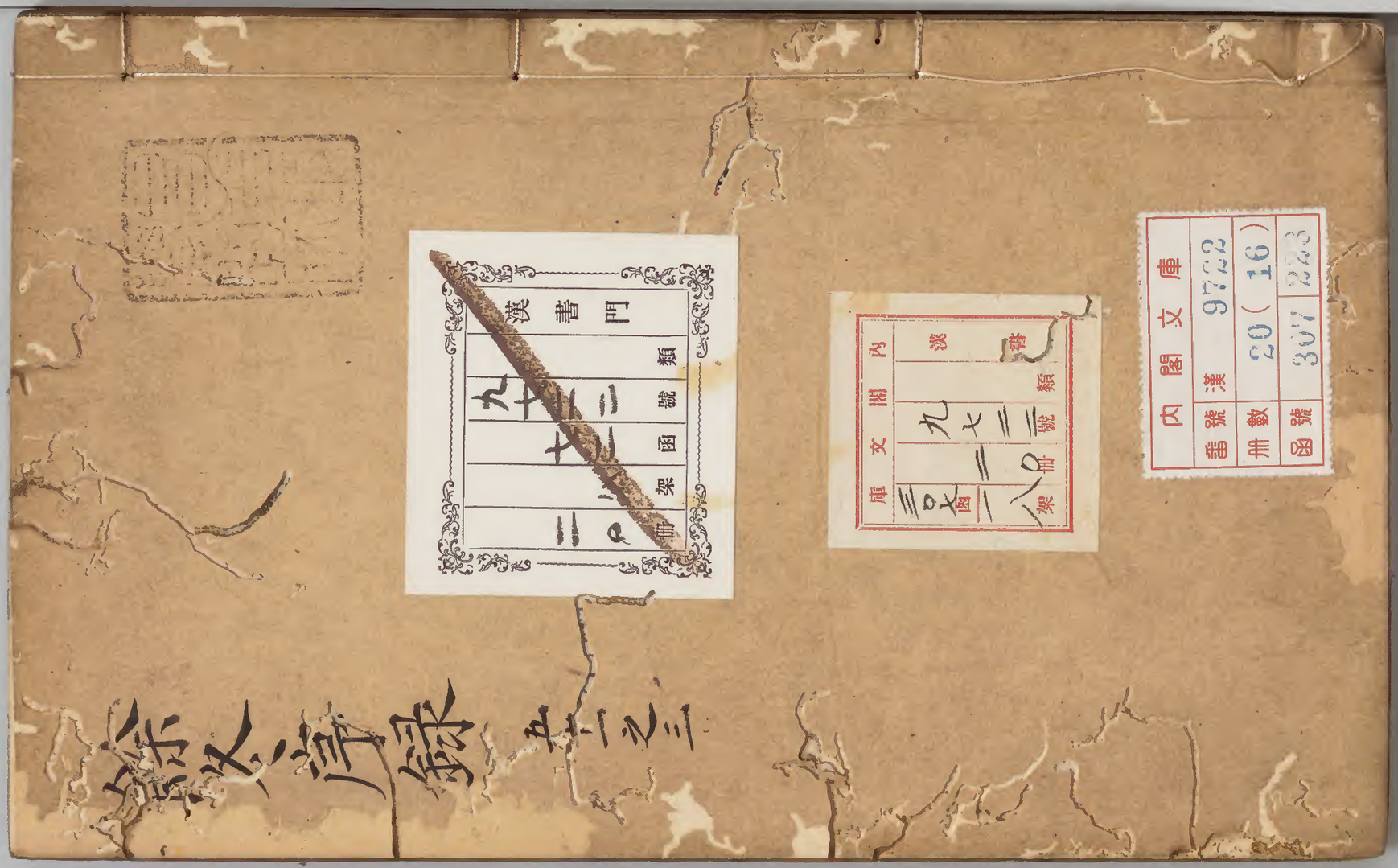
color checker
x-rite
mm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漢書 卷九十三
漢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庫文閣內 淡 類號 九十三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22
冊數 20(16)
函號 307 2203

翰林侍讀學士兼國子祭酒臣紀昀等恭校上
男國學生臣仲方編輯

外篇第二十四

孝泉任昉彦升撰述

嘗曾閱羊裘而不能忍食羊肉蓋感父沒而不能食羊肉之情自然也植仕後母甚時不食豬羊肉任終身不以豬羊肉入口雞漢狼鴈二親病時不能食肉偶終身不食肉鄧禹母喪刀少雞少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雞共食及紹先卒少雞終身不食肝後魏書度沙彌嬾母劉好啖茸蕪及亡沙彌終身不食茸蕪任昉父遥本性重濁柳汝爲常飼臨終求之不得好若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終

身不嘗檳榔嚼石玄度因病殺所養白狗以供湯用語
宛言湯不救病根殺此狗其弟法度終身不食狗肉雖
記徐孝克所生母患病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
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對之憮然終身不復食粳
米陳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亡明年芋時對之
嗚咽如此終身嫡表昂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樂何
承先劉感家禍無復住宦而歸奉養絕婚對朱百年家
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辦自是不衣綿帛宋劉懿幼爲
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
許年懿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齊陶子鎒母
喈尊母沒後常以供奠及後一冬營尊不得痛恨慟哭
久而始斷遂長斷尊味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
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江泌母亡後以
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江子一家貧苦供養多闕因終
身蔬食梁書薛元超祖道衡爲內史時宅中有磐石嘗踞
而草制及元超爲中書舍人每見此石未嘗不流涕南
齊丞隨父在襄陽中及長聞其母知已
眉目類父攬照觀之殆絕于地後終身不復臨鏡該聞
張根父病豐戒盜根爲食漱母嘗河豚及鱉母終根不
復食母方病至鷄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鷄聲遷善應父
終前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
終身不食兔徐仲車以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

避而不踐或聞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
日出行奈何徐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
之悽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耳他日若有
君命敢從私乎宋史嘉有異家諦樂平生不飲酒不務讌
笑元曲劉溫叟以父名益亦終身不聽絲竹不游高華
舞走內宴聞鈞奏輒淚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
是雜記溫叟之心固孝積之心也然時人不能不謂其
大過此無亦有類於李賀父名晉肅不舉進士者歟顏氏
家訓吳郡陸展父閻被刑東市終身布衣蔬食路不言婦人不入門世
謂陸氏青箱學業有素不悉何居家譜以為諱父名為舉人
劉江陵姚子為舉人不赴禮闈江陵曰吾父以酒死禮闈
以酒為戒子不敢負先志終身不飲酒姚子曰吾父以酒死
吾不忍負先志終身不飲酒也陳史張纘長兄璡善七弁琴有
璡為清調纘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戴顒及兄勃并
授父於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彈各造新弄比史魏
孫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
之而去齊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

○尸子云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史記謝徹讀樂毅
傳輒流涕漢書揚雄悲屈原不容於世作離騷讀其文
未嘗不流涕晉王褒傳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
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南齊書載顧歡事亦然顧歡
論孝子傳不終篇而悲慟北齊趙郡王子儼四歲喪父
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歐歎又楊歆其舅子問
歆讀詩至渭陽未嘗不對之歔欷情感

所至不能自已如此前輩有言讀諸葛武侯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嗚呼蓋信乎其然也

○王克論衡謂書傳稱曾子出薪客至曾子母捻臂曾子臂痛馳歸此虛也母臂痛曾子臂亦痛母死亦死乎春秋孝子傳樂正者曾參門人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嚙右指旋頂參歸跪問母何患心母曰無參曰負薪右臂痛踰垣何謂蓐母曰向者客來吾無所使嚙指呼汝耳其事如此克亦何用辯之親之遺體本非二氣孝子之心念念在親疾痛荷饗豈容無感人子第恐不能如參之至孝耳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此事雖未必然而孝子之心蓋實有自省者克何用深辯之後漢書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汝悟汝耳此則曾子事也何足疑乎世說鄭子産聘晉中道心痛遣人還家問母母曰忽心體不調憶汝耳宋書余齊仁爲邑書吏謂仁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必有異故已乃其父在家病亡信至梁書鄱陽王恢鎮蜀所生母賈太妃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悲愴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薨藏府隨

父宿直逵尉左手中指痛不得寢及曉家報其母暴亡
齊書南陽宗元卿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
痛大病則大痛以此爲常又廋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視父病
在道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視父病
幾不濟梁書阮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孝
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孝
緒之母豈不真有識哉劉璠隨蕭曄在淮南母建康遘
疾璠弗之知忽一日舉身痛尋而家信至云母病即
號泊歸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北史裴佗納之從平原
公至并州其母留鄴得心痛納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
驚痛乃請急而還後周書齊王憲母太妃舊患屢經發
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後每心驚母必
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唐書裴敬彝在長安時忽
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輒然不安今
日心痛手足皆廢得無戚乎急歸果聞父喪張志寬爲
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問故志寬曰母嘗有所
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以爲
妖妄遣人馳驗如言乃異之尅之不信曾子之事猶是
令矣朝野僉載崔渾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
十指入餓而徧身母遂安宋史司馬池將試殿廷心動
不能寐自恐其母有疾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
友友告以疾遂號慟而歸唐伯虎父游灕南伯虎夢得

父書亟歸字既覺心動急走瀘南父已病甚劉穆嘗旅
梯城一日心忽如失流汗遍體疾奔抵家母病已亟元
史賈魯擢户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
顫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吳臨川集張之賢爲
利津縣吏以事至濟南忽心悸亟馳而旋父病已三日
古今書傳此類甚多未由悉舉夫蜀山洛鍾應無或爽
在於孝子理宜感覺誠孝所寄天地鬼神且爲之動而
況血氣宴稟爲我生者乎或問子身疾苦父母當有覺
否父母鮮不愛其子者事當更多於子不足爲訓故書
傳弗及後魏朱脩之守滑臺安頡圖之其母在家乳汁
忽出母哭告家人曰我若非復有乳汁時今忽如此兒
必沒矣報至其日脩之爲頡檄此亦其一事也昔周有
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
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
蓋其母也秦人論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
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
之有根心也踪跡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
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亟於志
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嗚呼得其理矣後魏封
卓妻劉氏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
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
至遂憤嘆而死（晉人比之秦嘉妻）然則人合之情誠愛所至亦

未有不通如劉氏者也
○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季孫之賜也顧曾元舉扶而易之反席未終而歿黔敖爲食於路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吳季札去徐道逢男子五月披裘采薪於道傍有遺金季子顧曰取彼金采薪者曰五月披裘而采薪寧是拾金者乎不顧而去齊崔杼弑莊公邴蘭瞞將入死之其僕曰君之無道也而夫子死之邴蘭瞞不聽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能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纓自刎於車上

童子之知禮也餓者之節也來新者之廉也僕夫之勇於義也去先王之教未遠必故然乎而其名皆不可得而知也惜哉今之士夫恭此有一焉則可以垂榮名矣今以童子之見加人人辭有不怒者餓者誰不忽之乘新爲衛僕固士夫之所恥也而所行不然方且刻畫爲標榜焉以自矜衒於世豈不又可嘆哉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賈者因辭不買晉庾亮所乘馬的顱骰滑必爲不利主勸賣之亮曰昌有已之不安移於人乎地窄望甫亮所居宅湫下標榜賣之買者問故亮每答爲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牀下宅終不售梁明山

賓因家困乏貸所棄牛既售償受錢乃謂買者曰此牛經
患痛蹄瘠瘧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者遽追取
錢朱司馬光居西京日令老兵賣所棄馬云此馬憂來
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遼蕭韓家奴始仕
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竊之歸家奴曰利已
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此事在士夫非所難爲而
史傳家已載之如此呂南公作不欺述南城有三人曰
陳策者嘗買騾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
野廬使自斃其子與猶駈計因經過官人喪馬即磨破
騾皆以衛賈之既售矣策聞自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
其愛也策請試以鞍允允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曰危

整者買鮑魚駈舁秤擁陰厚整魚入去駈請曰公買止
若干斤已爲公密倍入之願界我酒整大驚追魚入數
里及之酬以值又欵駈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
人爲曰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
人從之併售者叔卿已納價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
欲效公前謀爾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災荒是故
不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復售是三人蓋市
井間人之所難爲者其可稱矣吾曹士夫其求無愧市
井間人可也

○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
令妻還南齊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不答方下牀

著衣立然後應曰問其父雖曰尚束帶未竟唐王凝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憲夢寐中見先靈也其操如此無所不用其敬矣後漢梁鴻少孤詣大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童子及熟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熟者也臧竈更燃火范丹嘗使兒裾麥得五斛鄉人尹叡遺之一斛屬兒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誓不取晉王裒嘗自刈麥諸生有窓爲裒刈麥者裒遂棄之於是莫敢往佐唐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注其孰如此清可知矣後漢黄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遇物如此豈復有可以取事乎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其生意唯食光葉而已衣澈虱多以綿裹致之宋高頻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以禮其用意如此仁不可勝用也

○觀人之法多矣彼才識之士必有才識者能識之人之才識豈能匿於處事間乎於其一而知其餘即其細而占其鉅而人之能否決矣才非德比德難知而才不才易見也孫臏教田忌數與諸公子逐射其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田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齊王由是知臏可將問兵法焉項梁避讐吳中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知其能遂舉大事部署

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服冀由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由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由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濬往果斬平之戴淵少時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還洛淵使人刼機機見其岸上指麾雖處鄙事而神姿鋒頴呼與語而薦之淵卒爲晉名士桓溫將伐蜀衆疑未易可制而劉惔以爲必克惔言溫於簡博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殷浩既廢溫謂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郗超聞謝安石舉其從子玄鎮樂北方稱其必能濟事或問之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宣武府見其使才雖屐戴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人之才識能否其不易見矣乎雖然亦惟有才識者能預知之耳

僧表累十二帥基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抆拭燭獨遶後珠寫鳳凰僧遠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表當不減人然此子也僧慶必爲公僧綽長首與兄弟集合子孫任其藏適僧遠跳下地作處子時宋主嘗以此事或云

○歸退之歐陽生哀辭云詹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雖亦可以慰其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忘樂不退之此言特欲解其父母之悲哀而安死

者於地下耳非正論也世有遠親養而遠遊不幸有兵
起之事者借此言以自解其不爲萬世之罪人乎春故
曰退之此言非正論也退之他日答陳生書謂君子事
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爲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
親之羞得不足爲親榮也可知矣爲人子者蓋觀於斯
（公送胡寂才序以無祿位爲親榮而有見於此）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告
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司馬文正公語晁補之
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陳并巨中勸學文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
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而陸九韶隱居山
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劉甲生平嘗謂吾無他長惟足
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其有閒於清獻文
正之言而自厲者歟金楊伯雅嘗侍海陵及鬼神事伯
雄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後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
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
爲也海陵爲之改容此善於托諷矣元許謙有言省編
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宇文公諒
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首曰
晝有所爲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敢爲天地鬼神實
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此人豈得復有大過哉

○宋史陳宓信道甚篤嘗爲朱墨銘以詆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朱墨銘當時名人無稱焉後世亦遂無傳之者朱子語錄趙叔平平生用工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間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則倒虛器中之豆觀其黑白以驗其善惡念之多寡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又久之則和豆亦無便是心純于一或曰恐無此理曰前輩有一種工夫如此若能持敬則不消如此心煩自然當下便復于善矣又告張仁叟曰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用工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又曰前輩有欲

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白豆最後錀白豆亦無之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讀書窮理工夫則去那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曰大抵人須先要趨向若是趨向正時雖有病痛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氣稟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時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耶成差異事如孔子弟子豈能純善然終是白地多也人須先找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噫能找轉自己趨向心無不正此念之發庶幾其常善而無惡矣乎

○薄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化使然也
鄭康成嘗怒一婢戒之庭況中一婢過之曰胡爲手泥
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公之怒豈非其亦文字沾丐之
力耶程明道家僮齎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
而假之易稱得僮僕貞此周德化之所致也柳仲
郢家法著聞唐世小說傳柳氏嘗出一婢婢至歸金吾
家未成券間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
駔儈議償婢於傍隱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既出外舍
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
君嘗忍更事責縚牙郎也柳之家法清高不爲塵垢玷
賤而婢化之如此鄙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宋
人記一事云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府
包子廚中人一日令作包子離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
合柳家婢事觀之不能無感家國天下一也蔡京之敗
壞天下何怪哉柳蔡俱宰相其美惡相去天淵至其婢
人亦自不同如此其內之爲子弟外之爲門生故吏如
之何其復有同者耶繆彤掩戶自過之言信有志者之
所當省也

○小說載唐柳僕射仲賢鎮西川日嘗怒一婢出之鬻
于大校蓋巨源宅一日蓋館街呼鬻縗者親於東內手
揣摩薄酬酢可否柳婢窺見失聲而仆因是送還女倫

或詰其病故婢曰某曾爲柳家婢安能事賈絹牙郎乎
大崑山餘礫玉性猶在彼市駔暴貴未忘鄙事故不如
清門僕婢猶動知禮則也唐昭宗時伶人有石濛者工
琵琶爲令狐相國所賞亂後入蜀諸大官家皆客待之
一日酒間奏技會都頭非別音者譚譁語笑殊不傾聽
濛撲檀而詬曰某曾爲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
而不我聽何其苦哉嗟夫鍾期骨朽伯牙絃絕世耳難
入久矣喪亂之餘冠屨倒置所向不辜其獨一伶人耶
婢子伶人至微極賤人之所鄙齒也然事非其主猶切
恥之時無知已不能無恨爲士君子者宜何如春於此
有感焉噫嘻吁

餘冬序錄卷之五十一

餘冬序錄橘如卷之五十二　外篇第二十七

郴嶺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雜
無緻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靄紫翠如滴
橫如蛾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爲美乎江河之流溝
渠泡沫潢潦汙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垢淀汙敗
便惡溢濫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
上下同澈圓光藏珠方景凝璧水其一不以大爲榮乎鳴
呼美以遠著潔以大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
觀此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

○果實之有蟲者方其花時遇風塵土入之而爲胎故蟲生焉穀粟之有粃者其花時遇風而失其苑無以爲胎故粃成焉蝕菓有穀有自而然人之生自爲童子以至成人其始不甚異而終大異焉得無有風之者乎嗚呼人之不以外物泊厥性者少矣而不喪厥性者少矣聖人與人無異性也人苟無泊無喪胡聖弗至

○觀水者必觀其瀾觀室者必觀其隅其觀人之途乎是故觀人者觀諸物於水乎觀不成章不達於隅乎觀不在所勉在所忽是故觀我生者于是最

○農之爲田也其始也懇治之播種之繼以耨芸之灌溉之然後其田愈腴而愈大有成利之穫焉今某之懇治播種亦勞矣某之耨芸溉又勤矣腴之大之而收秋穫之功不在某乎後之人享有成利者宜思其由來哉

○左傳物莫智於龍智重龍也淮南子注焉不觸木雖聾重而不自陷又曰焉聾重也宋考宗問王炎海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鼻不以耳然則謂龍聾重可也齊桓公伐孤竹迷失道管仲曰臣智不如老焉請從老焉而先之因隨其後果得道然則謂焉智重可也嗟夫世間好惡愛憎之口又可以定名實耶

○華元闔城者之譏而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哥漆若何夫事貴求全收之

於此不如保之於彼之無失也子路聽孔子之教而應之曰南山有竹不揉而直斬而射之貫乎犀革子曰若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亦深乎夫義不厭多恃之於彼不如盡之於此之益善也

○論衡辯儒者說麟寫聖王來此言妄也章帝之時麟麟五十一至章帝豈聖人也此韓子獲麟解所謂雖謂之不祥也亦宜

○晉王濟有馬癖濟有所乘馬甚愛之其叔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戒養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雖快任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郵馬如常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秪辱於奴隸人之手駑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其真無馬耶其亦不知馬耶宋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啗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襆鞍甲而不息不汗蒸無事然此其受大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棄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蹄躍而驅前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豪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駘之材也高宗稱善哉夫人猶是已是在

○廣南諸山多大蛇蛇有曰蝮者常在樹上伺鹿獸鹿過其下便低頭繞之鹿死乃含水濡之度濕滑併頭角而吞之既飽不復能動養經月餘乃愈蛇方飽暨骨悉鑽及出瘡痛復不能動養經月餘乃愈蛇方飽暨瘡痛時土民尋得以大竹籤刺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味山海經并南中郡志皆載此事異物志亦然奏

頃問諸廣州人言其詳如此不誣也蛇養瘡時所得肉肥美勝始食鹿時所得者蛇非此不動時人固不得而殺之也夫蛇不安於穴而依林木歲材得幾鹿飽于鹿幾時而瘡痛隨之養瘡時得肥美勝始食鹿時所得者蛇非此不動時人固不得而殺之也夫蛇不安於穴而依林木歲材得幾鹿飽于鹿幾時而瘡痛隨之蓋

臧羊剌葉大其容色詘而味薄飲足以滿地大蚡之釀蜜其姿惡蓋繫其所採也君子之所以自謙若內之爲德行外之爲事業有不輕於其所採者乎是故君子方其未仕不讀非聖之書不交無益之友其立乎人之朝也務尊主賤霸崇正黜邪進賢而退不肖

○程伊川養魚記云昔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驅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若如指小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始悟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感於中也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污池魚於是時其有是因邪推是思無乃天可見邪魚乎魚乎細鋼密網吾不得施之於技能

嚼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歐陽永叔養魚記云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未嘗植物因汚以爲池求漁者之畧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具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囂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二先生所記皆有深論伊川有慨然欲復古聖人之政生遂萬類之

心而歐陽不免區區大小之爭伊川志在天下民物而
歐陽至較量人己其所存優劣固不同也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
必甘茶本苦而能甘是有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於逸
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
苦而甘之類也易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
嘻終吝甘而酸也他日論建茶曰中庸之爲德江茶曰
伯夷叔齊先正於一啜間取譬如此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學者而可但爲飲食之人乎
○昔人傳楚文王好獵有獻鷹者神爽殊絶王爲獵於
雲夢置網雲布煙燒張天羅毛群羽族爭噬競搏此鷹軒
翥騰目遠視霄漢無搏噬志王顧獻者汝得無欺余耶
其人曰此鷹若但效於魄雄臣豈敢獻俄而雲際一物
凝翔鮮白不辨其形鷹隼關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
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博物
君子曰此大鵬鶵也楚王乃厚賞之（事見明録幽何言者之
無當如此鷹之材誠有異矣大鵬之鶵世不常出得此
鷹者安得此物而嘗試之而楚王得證之於此而厚賞
之耶夫士之懷奇負鉅不克遇者多矣此朱平漫學屠
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所以發南華
老人之深嘆也
○神木厥所苦大木皆永樂中肇建宮殿之賸物也其

最巨有樟扁頭者樟木其頭扁蓋當時等之以施施曳入者必觀之以為圖二丈長卧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以隱近年覆茁不時風雨震淋朽腐已侵半矣當時殿閣之用如扁頭類吾不知其幾或謂當時無扁頭類者因其大無對不用其然乎神木之稱或謂非常有之木朝廷所特採用故特云耳春按曾西墅榮作工部尚書河南宋公禮墓誌云永樂初議建帝京公承命取材得大木於馬湖一夕自行若干步不假人力事聞詔封其山為神木山馬然則厥之得名豈非亦以是也胡文穆公神木山神祠碑文云永樂四年工部尚書禮取材於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府計庸萬夫力刋除道路出之一夕木忽自行達于坦途所經聲吼如雷巨石為開度越岩阻膚寸不損百工顧視譁譟蹶躓事聞遣臣稱賀上遣官致祭刻其山為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月祭享以答神貺蓋其詳如此木生於山自萌蘖而拱把連抱不世神之所以衛闕呵禁而致其力者固有在也一旦膺詔求而莫吾宝居靈應聿見於昭有赫是豈嘗耳目之所能測哉韓退之所謂山川之所鍾靈氣之所感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者當復何如人材生世偶逢應期榛明堂梁法宮嶽降之神信非偶爾而適然之數亦偶有弗合者木之斧斤風雨不護于材顯者吾無論已幸見

稟於上稱神不如樗扁頭者宜大用矣而又不免置諸散地有朽腐之患豈不可重爲人材一太息耶

○黃帝素問岐伯有胎病得之在母腹時之說朱子言學者氣質之病以程門謝游楊比諸師禽之過不及固言曾見一醫善用鍼者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爲難治氣質之病其胎病歟吾所責乎學者變化氣質而已固不當以胎病自諉

○黃帝醫書有官能之篇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咀藥呪病祝由按摩抑痺各得其能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夫治一人之病必須博求所任然後有瘳如此天下之人則非一人天下之病則有不止寒暑燥濕風之所致者而古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乃能使無一物不得其所功德塞兩間光華垂萬世其所以然者又何道哉亦曰官能而已

○黃帝書謂爪苦手毒爲事傷者可使按摩抑痺手毒之語出此手毒而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其著復生如故今人多不知

○醫和謂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而鵲過趙趙

太子暴死鵲治之而得復生人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死者不可藥而生也猶亂國之治不可藥而息也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鵲請除之左右移謂王曰除之未必已也君以告鵲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上醫之通於醫國道固如是哉鵲嘗言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而漢部至又謂治貴人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人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

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有國者其毋使至於六不治而有四難庶乎其可治也

○古人以醫道通于治國呼井草爲國老蓋藥之性不同人之才亦異天下不可以一人治而疾亦有非獨藥可爲者而井草能和諸藥有國老之道爲國老之道使人各効其才而通用是之謂和若君子小人判乎其不相謀決不能使和也井草於諸藥亦和其良者耳若其甚毒相反相惡決不能使和也今以井草與井遂同劑解不至殺人者在易之師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又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爲戒深矣

○持術之人有照影而知吉凶又有聽形聲而知吉凶

者有治疾而衆影又有撤病人所卧席藥之而得病癒
者舊傳似不可信然射工之氣蜮蝮之溺皆有所感吾
安得深疑之天下事大都有未易解者類此
○史言華佗治病凡發結於内針藥所不能及者先令
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剖破腹皆抽割積聚若
在腸胃更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瘡愈一月之間
皆平復後世或疑其不然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
之所以生者以氣腹背腸胃既已破裂斷壞氣何由舍
安有如是而復生者此理論也佗神於醫其所用藥豈
無異常者乎陳壽與佗生世先後不相遠此其所記豈
宜妄哉本草中載活鹿草事世有疑之者乎比史西域

傳悅般國貢眞君九年遣使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
擊人頭令腎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
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時敬
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魏人愛其
有藥名押不盧若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
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刃亦所不知至三日則以少藥
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儲之貪污吏贓過盈溢被人所
訟則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然則佗之治疾能斷腸胃豈不自有此等藥耶世未可以耳目所不遽便轉
相疑議也

○呂氏書齊王疾扁使人迎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請曰苟已王疾正與毋以死爭之頃先生勿忌也摯曰諾與太子期將往不當者三王固已怒摯至不解履登牀問疾王怒不與言摯因出固辭以重怒王王吐而起疾乃遂已王將烹摯太子與王左右急爭不得摯就烹三日夜顏色不變摯守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懷覆之乃死有是哉摯知王疾非怒不可活勢須怒之怒則已不免而太子固以請則何不以所與言者報約契而兩藏之以備玉怒乎王怒而疾愈而怒弗釋將烹摯而以是物者呈焉烹可無爭而解矣摯與大子智豈不知此摯烹三日夜不死而觸言太子之所爲爭於王者既久矣人情不相遠也王於此當有悔矣怒當止矣亦且當奇摯之不死而問之乃復用其覆之言而致其死乎然則無是事也傳者欲以神摯而不知其誣也魏志華佗傳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留書罵之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是故文摯之術怒王以愈其疾則有之見烹三日夜之事非實録也

○春嘗續丘公群書鈔方因憶宋李畋九河公語録云畋客疝既療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會得移心法否畋

對禾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其君哀宗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爾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春為之三嘆馬復於紙尾識之此非方之統治諸疾而最良者乎齊顧權傳有病邪者問權權問家有何書曰有孝經權令取仲尼居置病者枕邊恭敬之病者遂瘥後人問其故曰善讀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春為之三嘆馬唐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義五十卷鄉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事見龍城録柳子厚謂漸其誠足尚也此獨非讀惡勝邪效歟夫書固移心治心之具人有病尚當不自省邪然則療病舍藥物可也

○南史劉宋時薛伯宗徒雍頭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從置齋前柳樹上明旦雍頭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潰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氣之能使物如此今巫覡之家運神攝氣書符呪水劾召鬼神動陰陽自是一理宋洪邁夷堅志載溧陽巫能治骨鯁長巷村人王四食鵝遭鯁三日不能下飲食且死遣子持錢詣巫即於竈內取灰飾布地上灶香焚紙錢誦呪召神結印次以蒿筒作小梨狀耕灰中云骨甚深凡耕至一再筒中忽徵有聲巫傾注水盆間乃鵝翅骨也巫所居距長巷四十里王氏子至家父已平復半日矣其病之淺者一梨即愈咸氏云今陶吳鎮

有能此術者謂之耕刺大抵如洪所云但其亟先要親人某日食某物被鯁扶然後行法耕之既得骨仍以裹香紙一幅付親人使焚于家呪水一盂令被鯁者飲之計其時多是耕時痛稍輕飲水後全平復此蓋視由之驗者抇氣運神須其親人則易為感通以見天地間焉往而非氣之流行一心之運用也其術雖小可以喻大故著其事云

○陸氏舊聞蔡京以道人王老志見徽宗老志熟視上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贊拜者其面目眞老志也恩禮遂渥江寧志蔡君謨嘗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角未正奕翌日李士寧道人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脅者遂異之此蓋方術家幻惑人之事爾墨莊漫錄載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扶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慚懼而退東坡蓋有以識此矣

○宋臧丙舊名愚字仲回既孤常夢其父召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既寤私喜曰吉祥也以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而

丙竟四十餘而卒丙於禮不當改名古人戒數占夢無
妄之語也

郡縣泉阿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左傳載介葛盧來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禮
物志稱稐秋夜必鳴無其
不信迺續博物志云東方
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
畜之語蓋備知之所得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
態悉解異類音聲其會而訓
之言血氣不相殊迺其言足
與茂先辯矣春按諸子攀言何
第子曰黑牛迺白在其蹄
詹何曰然黑牛迺而白在其
角論衡廣漢翁備棄

蜜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篇謂其御曰彼馬日眇彼馬眚其御不信徑視彼馬目果眇抱扑子李南乘赤馬行道逢牸人乘白馬若白馬先鳴而南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爲使驗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此皆能解六畜語者梁典廷尉沈僧照嘗出獵中道而還左右問故答曰向聞南山鳧鳴知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儀而使至此能解鳥語者益部耆舊傳楊宣爲河西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比雀相隨欲

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桂陽先賢畫讚成子爲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糞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飛人遣視信然魏志管輅在安德令劉長仁許聞雀鳴閣屋上曰鵲言東北一婦作殺夫牽引西家人曰在廣淵告者至矣到時告者果至輅又當至郭恩家聞飛鴉在梁頭鳴曰當有老公攜腌酒來候主人雖喜當有人見血果有客如言而射鴈作食箭中女子血流驚怖北齊書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坐鵲鳴庭樹鬪而墜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有口舌事有喚必不得往及夜高儼使召永洛稱隨馬腳折遂免難案史孫守榮嘗出入丞相史嵩之門一日值庭鵲噪守

榮古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及期李全以玉柱斧爲貢此皆能解鳥語者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謝承後漢書魏尚字文伸高皇帝時爲太史曉鳥語遼史太宗時宗室人名神速姑者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若此類不一而足豈一皆妄說耶成子名武丁吾鄰人神仙傳載其在長沙異人授以一書遂通天下鳥語獸音然則古人於此蓋必自有理以知之不然如管如張輩假之占候亦自有可推者高綿貽略和蒐有鳥鳴書二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是事也蓋有著之書者矣不當全不信也（翰注齊名談台龜年遇李太白遺言一卷曰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而問之庭下有二雀啾啾而鬬太守使人曰彼何詩也曰誠而民家有棗餘棗在地呼食之守使人驅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何言曰櫪中料熱不可食時迫清明將吏驅羊二十餘頭後羊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羊言明有為然後就死守乃留羊）唐奚官劉三復能記三生事自云前身作馬馬渴則望驛而嘶傷蹄則連心痛此事又異東坡詩老鬱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謂此

○東方朔別傳武帝嘗坐未央前殿朔執戟殿階屈指獨語上問之朔對曰歲後柘樹上有鵲立捂枝上東向而鳴也帝使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風從東方來鵲巢長傍風則傾背風則慶必向順風而立新雨生枝滑枯枝濫是以知也此亦以人事推耳

○漢樊英及欒巴先後噀酒皆救成都火郡信臣噀酒

越南陽火郭憲噀酒救齊國火與吾部成武丁噀酒救臨武火事凡六見矣

○北史麴紹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羊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羊起既而如紹言遼史魏璠以卜名世遼太宗得于汴天禄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必爲勝負問王白及璠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璠曰驄馬當勝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璠曰火雖王而上有煙必煙察之青者必勝既馳竟如璠言二事所論正同康節金短木長事皆是論理

○漢高祖過柏人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貫高事覺武帝微行至柏谷遂爲老父所窘其得免幸爾後漢光武幸鄴漢大彭伐蜀至彭亡過刺客卒實爲緣詞李懷光引兵下營至埋懷村喜曰擒賊必矣果然遼主德光伐晉回至殺胡林而亡宋吳璘與金人戰大敗之于興州之殺金坪近日廣西馬參議玄與鄙司同姓某征猺至雙倒馬關皆爲賊所敗江西寧賊至安慶兵敗舟泊黃石磯間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對江西人呼黃如王黃賊璞曰我圖應失機於此已而部伍

○羅隱荆巫篇云渺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閒於鄉

問其初為人祀也莚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建起祈
歲者豐穰其後為人祀也羊豬鮮肥清酤滿巵祈疾得
死祈歲得饑里人怠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
游其家其家無甚田系為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
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衣食廣大為人祀誠不
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
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
況異於是者乎龍川畧志云李昊善篆待人有鬼者得
其符鬼自去來陳州陳述古官舍多鬼迨不復安居昊
居其西堂鬼即為止蘇轍問昊何以能爾昊曰述古多
欲故為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有他術也
又云成都道士褰惟善持戒行天心正法符水多驗
轍問之曰世傳禳災厄得符於壺公制服百鬼其後鬼
籙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知此何等符耶褰良不能答轍
曰此非有符之法救人而無求於人此則符也道士之
行法者必始於廉終於貪此長房所以失符而死也昊
之告轍與轍之告褰一事一意大歸隱之則巫篇
意也春投晉率靈傳高悝家有鬼悝巫祝厭勝而不能
絕要靈治之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
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擾軒小坐而去其夕
鬼悝即絕靈所救愈不取報謝行不騎棗長不緊妻之性
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元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

必起理之器物之倾覆於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淮
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
奈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
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不可勝數後乃娶妻
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
半焉荆巫蓋即幸靈事爾西京雜記東海人黃公少時
能幻制虵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
見於東海黃公以赤金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為虎所食
夫人之操行改前獸類得海之而況人鬼乎春秋兄指
揮銓舊為人祈禱事多靈驗春嘗戒之曰兄何得與巫
覡競能兄生名家不宜為官尊不宜為兄固無所利也
何為為此族兄曰吾一念偶著於此不自禁也而能已
咸旦起群疾靡幾所謂滅物者事吾固無所利也吾此
術受於陳道人云凡授此術者誓於神事後不得一毫
受賂謝也一受賂謝後無復靈驗矣春因其言求之他
巫亦然云然則此術不又有勝於今日衣冠中之所為
者邪

○晉魏舒嘗謂野王主人妻夜產聞車馬之聲相問曰
男也女也曰男舒曰男書之十五載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
公舒後十五載謂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取條桑為答
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梁范雲少與高祖嘗同宿顧
當高舍當妻產子有異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謂帝

曰王當仲鱟相以見歸後果然宋人記歐陽永叔慶曆
末舟宿采石夜方寢微聞呻聲曰去采石尚遠此
衆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畢見還岸上曰道塲不潔無
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畢為攜至五鼓岸上纖纖
所得永叔異之後遊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某夜還
永陸有施主携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蹙風滅燭大衆恐
懼其時即歐宿采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衆知政事除
蔡州求退甚速豈其前知然耶東坡云嘗聞之於公予
皆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元珍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
廟中拜詔堂下予先元珍下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
語予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余貶夷陵令同
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固班元
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
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蓋私識其事也聞見録文潞公少
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
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
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
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謁廟方
經營改造江中忽漲大木數千童竦流而下盡取以為
材廟成壯觀甲天下信乎事有前定而鬼神能窺其幾
也黃魯直瘞寧寺塔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
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

魯直南遷年已六十親故以爲憂魯直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墟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而魯直竟歿於宜州誰謂鬼可盡信也

○宋立濬精於易洞陰陽之變仁宗時嘗作詩云三聖艱難冀萬九有纔當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宮邏民窮士辛驕天玄日朗俾君道兩字端來三十春況是人間瞻仰地無天無日有何因太陽日日無光彩陰霧相侵甚可驚臣道蔽天垂鑒戒最分明太陰虔度臨南斗南斗當寅屬艮宮月是大臣艮是主何人貪位竊天功取士只憑詩與賦謀猷敵方畧悄無聲今朝正是求賢際又把科塲引後生杜撰民財脩郡學總言聲聖文翁其中只聚漂浮輩教化根源恰似空他日又嘲執政云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勳便高遷金銀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且以其詩多及朝廷休咎言於上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郎謨哭市斯人何罪文哉王言此仁宗之爲仁宗歟仁宗在御號有道之世濬言已如此德謝於皇祐者世事可勝恨哉

○隋煬帝開河記云雎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時已晉搖不以爲信及遣麻叔謀開汴河至雎陽民獻金三千兩乞護此城叔謀受之自雎陽西穿渠南北回屈東行過留趙村連延而去

其後五百年趙藝祖果以歸德節度使起爲天子與晉
趙封言亦相符然則趙宋之興開河記已預言之矣宋
祥子中野史載福寧殿石刻歲在申酉沛都不守事云
神宗以丁未即位在位再涉申酉無他不知其何祥也
今自後人求之高宗建炎二年戊申金將兀朮犯東京
留守宗澤敗之是時不有澤守沛其陷矣秋七月澤卒
社稷爲代明年己酉兀叛降金所謂沛都不守以此蓋
花甲一再周而其言竟驗子中不及見也此二事驗後
宋人皆未言者春故特著之以附昔人黃旗紫蓋青蓋
入洛之末

○蔡絛雜記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胛
骨以鐵椎火鑽之視其兆拆以決大事遼東志畧
扶餘國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解者爲凶合者
爲吉北戶錄邕之南有鷄卵卜又云南方除夜及將發
船皆殺鷄擇骨爲卜傳古法也學齋佔畢今之龜卜蓋
有取於周之兆兆古法也小說雜書傳虎卜烏卜鼠貼
卜牛蹄卜鷄骨卜雖不法於簪龜亦有可稱者今雲南
地方夷羅一切大小事疑不能決輒請巫師殺鷄籤其
腿骨穴斜正多少以卜吉凶巫師曰大奚婆一曰朵兮
薄其法特神驗云

○東軒筆錄費孝先卦影應者甚多士大夫無不作之

○春按洛陽聞人云郡治南昔有兩農耐訟一石于府者其一云已耕而得之其一云出已田中知府令舁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南鄭虞遷璽虞謂此必出復與此窩其時正乙亥知府南鄭虞遷璽虞謂此必出康節窩即安樂窩也因就所得石處倡民建康節祠此事今附河南志然志載虞所建安樂窩記文鄭安所作第云先生故宅在金為九貞觀元季燬於兵火景泰之甲戌虞來為守明年訪得頹觀遺址於禾黍中得殘碑讀之知康節昔日夏居安樂窩者在此於是為先生祠未嘗及石上十九字也豈其事妄耶抑實有而鄭特諱不

獨王平甫不喜曰占卜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關邪春聞今閿中九鯉廟問夢夢多奇驗然始皆不可曉事後乃悟抑何用夢為也

○弘治戊午夏京師訛言門禁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被傷者大司馬鈞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秦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余此於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已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擿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倅趙公蹈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畧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爾不意其亦

言耶余觀風之餘不暇究也

○相人術人皆以姑布子卿爲始而不然也黃帝書載古之用針艾者視人五態乃用之太陰少陰太陽少陽陰陽和平之人五態之人也其論此五人態度行性而各有不同焉則知醫實兼相而爲術皆出上古世之所業小道可觀未必非聖哲所藏去之餘使机近八柱某氏傳大素脉者其書托名黃帝本按其書切脉而其人之富貴貧賤之等壽夭福禍之期心脾之事親屬之所應皆可得而言之斯亦奇矣其言可信則唐擧許負之所傳者粗矣雖然此非吾之所當問祖聖人樂天知命君子居易俟命吾知此而已或以書屬題因推相人術之所以言之世之工是術者當自知眷醫實兼相之言爲不妄耳

○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或問孔子於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難則固然耶竊非子以爲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新辯灋於宰予世主之聽眩於仲尼苟悅其言因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譬世主以矣而直謂仲尼爲真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相子羽而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世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矣此術士之鬼談宴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謂失之云者欲人知言

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亦杜諸身驗者言之以教人之意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言又誰爲哉蘧非王充之徒殆是癡人前不可與說夢耳魏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抑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揣骨搖色摘理不常中必矣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之尤著者亦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僕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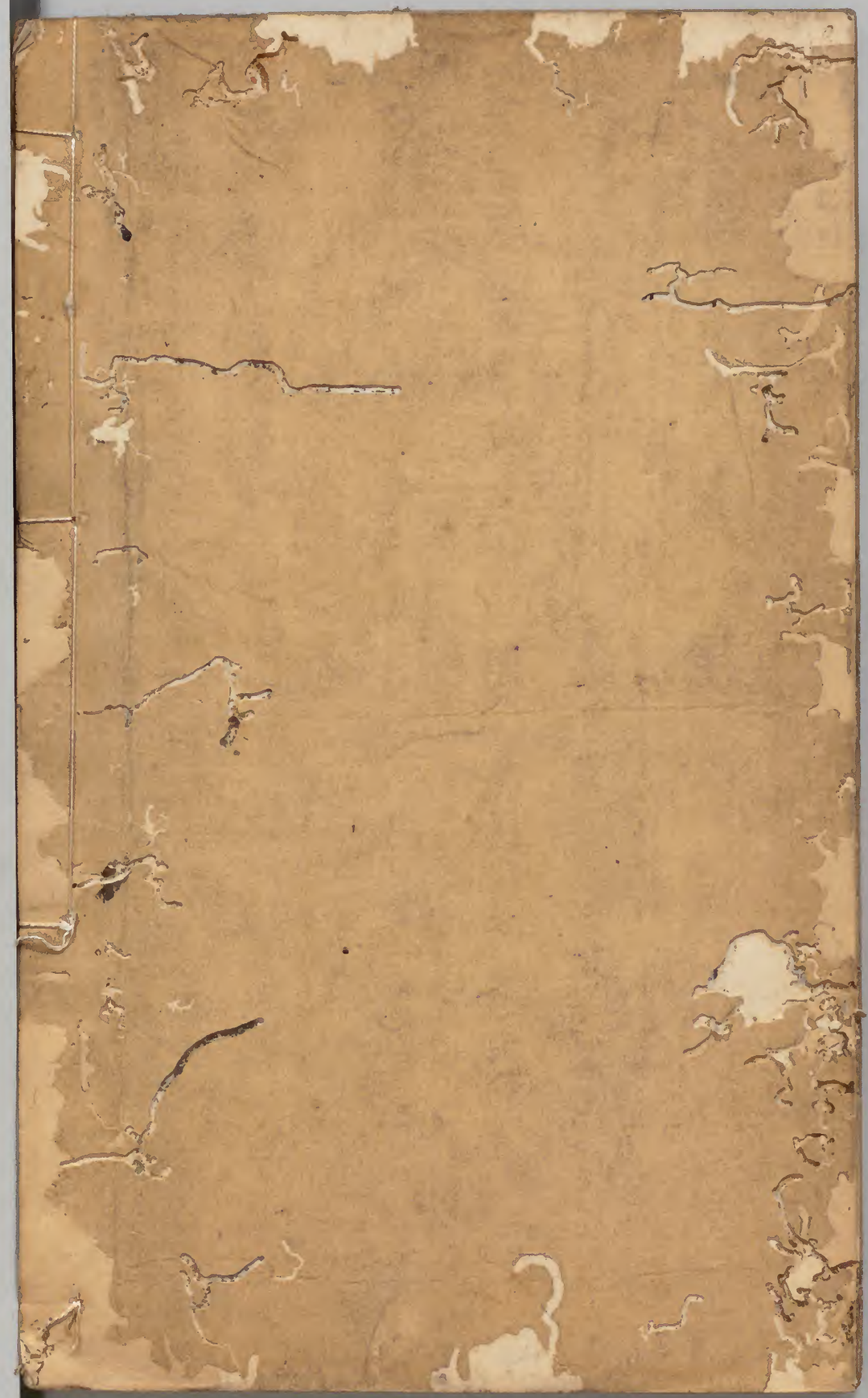
○荀子書非相篇云云而孔叢子載子順答魏安釐王之言有曰聞諸孫卿其論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要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然則荀氏亦復自有相法耶今暇偶觀麻衣石室賦爲書其後

○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不必皆仁越句踐長頸鳥喙禹亦長頸鳥喙而長頸鳥喙不必皆不仁也彼皮相者其足與論士乎

○晉叔向之子伯石始生向母曰非是莫喪羊舌氏矣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弗殺必滅若敖氏矣祁盈之難舉許之師二氏殲焉君子嘗以爲疑食我伯棼之惡足以滅族而其祖母何得於其始生之啼聲

而識之子文乃能懸斷於其筋骨未成之日此談案理劉宋文帝袁皇后之始生劭也自詳視之驄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帝狠狽至殿戶外手撫幔禁之乃止劭幸以元凶爲天下戮然則袁后之所見者又豈當情可臆測耶孟子性善之論荀子非相之篇殆有不可槩焉者矣

○星命家推步人前程十二宮命宮是數起處然星辰明暗一以官祿爲主就官祿二星而論又祿爲主祿多者富官多祿少雖貴亦貧昔張南軒論朱晦菴命判官多祿少四字朱云某平生辭官文字甚多賢者於此蓋聊借一笑耳星命之理有無春不假寃曾記一談星而多中者謂春官實勝祿余貧其不免乎今日宵相者來謂余祿勝官其法自詭鬢論之上爲祿下爲官多髭而寡鬢者主富且壽春掀鬢曰捐大乃復有此訣命口上毛子勿言黔雷戲余余徐驗焉

○陳書載賀德基少時游學京師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姬姓名不答而去朱子嘗言李文靖公沆一事與此頗類文靖寓京師時絕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房久然後出衆訝而問之文靖云亦是言某前程之類何必深詰之乃已諸

君帝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殊可異也